

且慢、且慢

張瑞田

在學術講座和書法研討會上，言及毛筆書寫與文辭關係時，我經常提起日本良寬和尚寫的「天上大風」、弘一法師寫的「悲欣交集」，以及曾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的一誠法師寫的「且慢」。這些簡約、平實的語句，富含濃厚的人生禪意，靜心面對，會有很多生命的啟迪與心靈的覺悟。為此我始終相信，優秀的書法作品，書寫是基礎，文辭是條件，兩者合一，才能形成審美的力量。

中國書法與佛教相遇，是一個有趣的話題。東漢時期，佛教傳入中土，它與書法面對，就像一對相知已久的朋友，一見如故。佛經，因其明道說理，成為中國書法家取之不盡的書寫素材，自東漢起就與毛筆緊密結合起來。中國人對佛教有着天然的悟性，那一卷卷閃耀着人類智慧的佛經，一次次誦讀，一遍遍書寫，世界廣大，精神純粹。於是，以毛筆抄經傳法，就成了東漢以後中國知識階層的自覺行為。書法與佛教之間的默契，引起我許多詩意的遐想。如果佛教不傳到中國，佛經就不會有大量的墨跡版本流傳，它遇到了中國獨有的文化，就有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書寫樣式和傳播方法。如果書法與佛教擦肩而過，缺乏了這場跨時空的虔誠抄錄，書法的表現形式也不會如此豐富，書法的深刻性也會減弱。

書法與佛教相遇，彼此微笑，相互成全，這也印證了「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，道不虛傳，遇緣即應」的道理。敦煌寫經就是有力的證明。敦煌洞窟是佛教傳入中土的實物樣本，從中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對佛教的一往情深。自四世紀到十一世紀，這裏存儲了幾萬

件手寫稿本，其中有經、律、論、疏、講經文、發願文等佛教典籍，數量多、種類多，堪稱奇跡。敦煌洞窟中的佛教典籍，可視為佛教中國化的形象見證，建構了從東晉到北宋的精神文明。是人類文化史、宗教史的一大奇觀。同時，敦煌洞窟裏的手抄本，均是毛筆書寫的產物，一代代中國人不斷重複着這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抄寫動作，以信仰的目的，累積成汗牛充棟的典籍，成為一個歷久彌新的故事。年輕的敦煌學把重心放在歷史文獻、宗教、絲路文明諸環節，隨着中國書法學的勃興，對敦煌書法的探討，也成為敦煌學的重要組成部分。書法學界把敦煌洞窟裏的佛經墨跡稱為寫經書法，通過悉心研究，不僅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果，也催生了當代寫經體書法的創作繁榮。

寫經書法有其準確的美學定位，隸意楷法俱在，抄寫佛經時的虔誠心態和不動聲色的孤獨書錄，賦予抄寫本不同的生命溫度和不同的書寫面貌。其間的差異就有了書法的意趣。這是書寫者心理反映和情感變化的直接結果，是經生們依據傳統書寫的無意識表達，自如、本色，客觀上拓展了傳統書法的筆法與結字邊界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寫經書法的語言樣式。

佛教傳入中國，佛經的博大精深，對人的精神面貌產生了巨大影響。秦漢書法的雄強、樸厚，體現了國家意志，往往忽視了個人的存在。寫經書法注重靜心、守心，在養性、修身，是對個體生命的終極關照。意識形態的不同，影響毛筆書寫的追求傾向，寫經書法的內在感召力就在這個背景下增長、增強。書法與佛教，在中國實現了文化的結合，相映相生，

結出了審美與信仰的果實。

寫經書法是宗教的傳播工具，第一屬性是傳播教義，把生與死的哲學觀念深入人心；第二屬性是毛筆書寫過程中所實現的精神張力。它是文章的載體，它又是可以識讀、欣賞的藝術作品。隨着佛教傳播的廣度和速度，書法也隨之變化提升，並向景觀化與規模化轉移。泰山經石峪金剛經摩崖刻石，龍門石窟，四山摩崖等，以及寺廟裏那些字體圓潤、意深語俊的匾額與對聯，時時刻刻給人以精神引領，生命指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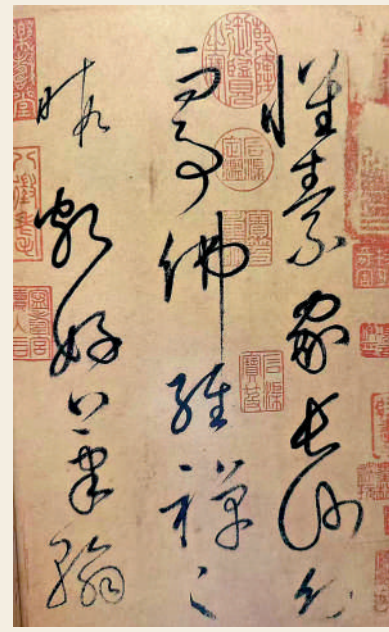
我多次去泰山，看着北齊年間書寫、刻鑿在山坡上的《金剛經》就會情不自禁。這是規模最大的佛經摩崖刻石，是大字鼻祖、榜書之宗，在中國書法史中有特殊的分量。四山摩崖的字跡風化難辨，不過，深山石壁上的「明漱」二字，卻觸目驚心，不激不厲的筆畫，神采超然。龍門石窟更為奇瑰，「龍門二十品」不僅把向善的人心刻鑿於石壁，也把中國書法的一種體式延伸至今，臨摹者也與信眾一樣虔誠、沉醉。我在龍門石窟的古陽洞閱讀古人的「願望」，就覺得北魏與今天的距離並不久遠，那些刻鑿發願文的人，似乎剛剛離去，殷殷語辭體現的善良願望時時與我們共情。「龍門二十品」是中國書法重要的存

在。因書寫與刻鑿的特殊性，有了個性十足的筆畫和誇張、險峻的體勢，被稱為魏體楷書，也是當代書法愛好者取法的重要對象，影響之大，認同感之強，有目共睹。我在龍門石窟徜徉，思索北魏摩崖刻石的歷史基因時，也會想到這樣的字與佛教的本質關係。是佛教固有的力量，促進着我們的漢字書寫，還是漢字書寫面對佛教時有了新的頓悟。這是一個有色彩的問題，是我們對宗教與文化的一種形而上理解。

進入二十一世紀，書法與佛教的關係依然緊密。當代書法家精心抄寫的佛經藏於不同的廟宇，出家人也把臨帖寫字作為自己的修行。

他們知道，中國書法史中有許多出自寺廟的名家高手，智永與懷素就是其中的代表。我寫字，也會不自覺地寫下「桃蓮應瑞」「揮塵談經」「斷惑證真」「何須大樹」「亦復如是」「彈指聲中千偈了，拈花笑處一言無」「大觀自合難為水，小醉誰云不是禪」……這些語詞沁人心脾，每寫一次都會有新的領悟，這是「經」驗之談，用心寫，用心體會，「蒲團坐破，自有妙機」。

懷素和尚的《自敘帖》局部。



寫給讀書



如是我見
李丹崖

都做好，插上電，坐等茶香。

——我做這些，是為了鋪墊，為我的閱讀做鋪墊。

閱讀需要這麼多條件嗎？
是的，我有時候也這樣問自己。旋即想起很多有儀式感的東西，譬如，一座書店的奠基儀式，一場婚禮面向全世界的昭告，一份合約簽訂時候的拍照見證……

社會那麼匆忙，人心如沸，我覺得，我們有時候恰恰是因為忽略了對儀式感的敬重，反倒讓一切都那麼不那麼珍惜。

讀書，讓我知道，讀的書越多，越發知道自己的淺薄。

讀書，也讓我我知道，書裏的世界越來越高大，而我越來越渺小。滄海一粟，其實，一粟，也是高看了自己。

讀書，讓我知道，遇到了和自己觀點不同的人，不是原則問題，真沒必要立即唱反調，更不必立馬推翻，樹立自己。

讀書，也讓我我知道，我們真該自私一點，對自己的心靈好一些，讓自己的心多吃一些細糧，人世這麼短，每一個的心都是寄存在肉體裏的流星，我們要好好養一養它，肉體隕落，它們飛升時，好更閃亮一些。

不知道是哪位神仙發明了春天，也不必探求是誰設立了四月，

讀書月抑或讀書日。我喜歡在這樣的季節裏出遊，荒野裏的一叢草葉，一寸鳥鳴，山腳下的一處書屋，都讓人開心。

對於這個世界，我們真是知道的太少了。書裏的幽邃，打開一個個別開生面的異域，且不需要我們辦理護照，展卷即可。

即便是視力不達，有些人還要用收音機、電腦、手機APP，去聽書，心裏也有一個背囊，來用另一種途徑承載文字。

生活太奔忙了，像是一條河流，洶湧不息地朝前走，讀書，就是給這條河流多一些氣口，比如浪花，比如漣漪，再抓幾條小魚，躍那麼一躍。至少，我們不再是那麼一池死水。

讀書，像含着一顆顆青梅一樣，把一粒粒文字含在口中，把所有的酸澀都暖化成微甜。

清晨，太鮮活了，朝陽有些勾人；正午，太濃烈了，日頭有些刺眼；日暮，世界鍍了金一樣，濃稠而緩慢。讀書，就是這樣，一種「日暮裏」的狀態，讓你身邊的世界慢下來，慢鏡頭地看這個世界，往往看得更清晰。

水煮沸了，溫了一下杯蓋，沸水與玻璃在熱吻，而後，水倒掉，見證一場小別離。把茶葉投進去，用方才的水溫來焐一焐茶香，深嗅，有自然的氣息。再次把沸水注進去，茶芽在沸水中上下翻滾。這來自長白山的某一種雪山消融的水，這來自黃山之側小山巔的茶，就這樣撲人眉宇，走進我的身體，就像是無數粒陌生的文字，走進我的腦海。

——是的，我在心裏，給它們安了個家。



人與事
杜明燕

冬春交替時的呼倫貝爾大草原，總帶着種漫無邊際的空曠與寂寞，褪去了夏秋時節的水草豐美、牛羊成群，只剩下極致的素淨與蒼茫。極目遠眺，天地間早已被皚皚白雪鋪成了一片無垠的雪原，枯黃的草稈深埋在厚雪之下，蜿蜒的溝壑、起伏的丘陵、遠處零星的牧戶蒙古包，統統裹在厚厚的冰雪白毯之下，連風掠過的痕跡都被溫柔遮掩，天地彷彿凝固成一幅靜止的黑白畫卷，安靜得能聽見雪花落下的細微聲響。

可這片看似溫柔的靜謐，從來都藏着極烈、極無常的脾氣，像極了草原上性子直爽的牧民，前一刻還贈予你陽光刺目的暖意——澄澈的藍天沒有一絲雲朵，細碎的陽光灑在雪面上，反射出晃眼的銀光，連呼吸都帶着清冽甘甜的冷意；轉瞬間便翻臉無情，午後的風會驟然收緊，帶着零下四十攝氏度的徹骨寒意，順着衣領、袖口、褲腳往骨頭縫裏鑽，不過片刻，就能把人臉凍得發麻發紫，連指尖都失去知覺。

打小就聽草原上的老人圍着火爐念叨，這草原的風碰不得，尤其不能在天色轉陰、大風起時貿然出門。他們口中最兇、最讓人膽寒的那種風，當地人喚作「大煙炮」，學名便是白毛風，是草原上名副其實的頂級自然災害。這不是普通的風雪交織，是狂風裹挾着冰粒、飛雪與寒氣形成的狂暴天災，風借雪勢，雪助風威，所到之處，天地一色，混沌不分。遇上它，放牧的人家要徹夜難眠、心驚膽戰，成群的牛羊會被狂風衝散，凍僵

草原上遭遇「白毛風」(上)

在茫茫雪野，或是陷進雪窩再也找不回來，一年的生計就此折損；若是行人、牧人不小心誤入風區，很容易被漫天飛雪迷了方向，失去參照物，再也走不出這片無邊雪原，輕則手腳凍傷、落下病根，重則在極寒中失去性命。世世代代扎根在草原上的人們，見過太多風雪帶來的苦難，刻在骨子裏的敬畏，讓我們對這種超越人類生存極限、肆意張揚的自然力量，始終帶着本能的、無法消解的恐懼。

年前，我和老公從滿洲里開車出發，往牙克石去看望幾年未曾謀面的三姨。清晨的滿洲里還帶着冬日的慵懶餘溫，天空只零星飄着幾朵細碎的雪花，像調皮的小精靈，輕飄飄落在車窗上，轉瞬便融化成一小片水漬，誰也沒把這看似溫和的天氣放在心上。車子緩緩駛出城區，沿着公路往草原深處駛去，起初一路順暢，可漸漸就覺出了異樣。風越颯越急，原本零散的雪花被捲成密集的雪霧，視線裏的世界開始變得模糊。打開導航才發現，高速路早已因天氣惡劣全線封閉，我們只能被迫改走下面略顯崎嶇的便道。坑窪不平的路面被厚厚的積雪覆蓋，看不清坑窪與平坦，



車輪輾過，發出咯吱咯吱的脆響，像是踩在易碎的冰殼上，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。

在三姨家吃了午飯，三姨、姨夫拉着我的手絮絮說着家常，桌上擺滿了熱氣騰騰的飯菜，眼角的皺紋裏滿是重逢的歡喜與不捨。可心裏始終惦记着家裏兩個年幼的孩子，放心不下他們，看天色不早了，我們便匆匆辭別三姨，驅車往回趕。從海拉爾到陳巴爾虎旗的路段，積雪雖厚，好歹還有前車反覆壓過的清晰車轍，車子順着車轍行駛，勉強能穩住方向，我們懸着的心也稍稍放下，只想盡快趕回家。可車子剛駛過西烏珠爾蘇木，噩夢般的場景便毫無徵兆地鋪天蓋地襲來。

狂風陡然變得狂暴無比，像是一頭被徹底激怒的巨獸，在草原上嘶吼着、狂奔着，一次次狠狠撞向車身，發出嗚嗚的咆哮聲，震得車窗嗡嗡作響。漫天雪花被狂風捲成密不透風的雪幕，橫着、豎着、斜着，瘋狂颯過路面，能見度瞬間降到極低，伸手幾乎不見五指，連車頭燈的光線都被厚厚的雪霧牢牢困住，只能照出眼前幾米遠的地方。車身像一片無助的落葉，

被一隻無形的大手肆意拉扯、搖晃，左右劇烈晃動，方向盤瞬間變得無比沉重，老公雙手緊緊攥着方向盤，手臂繃得僵直，每打一次方向，都要費盡全力。車輪輾過積雪的阻力越來越大，狂風像是在前方築起了一道無形的牆，死死阻止車輪的轉動，車速驟降到極致，像是一頭疲憊不堪、步履維艱的老牛，在雪地裏一點點艱難爬行。

冬日，在內蒙古呼倫貝爾市陳巴爾虎旗拍攝的雪原上的蒙古包。

技與術之間



善治若水
胡恩威

「科技」與「藝術」，驟看是兩個世界。前者冰冷、理性，講求精確；後者溫暖、感性，追求意境。但有趣的是，把它們並置，卻發現漢字裏藏着一個隱密的紐結：「科技」裏有一個「技」，「藝術」裏有一個「術」；「技術」一詞，又恰好把「技」和「術」扣在一起。這文字遊戲，也許正是解開命題的一把鑰匙。

古人論「技」與「術」，向來不偏廢。「技」是手藝，是操作，是把手放進材料裏打磨的功夫；「術」是方法，是規律，是讓手藝得以傳承、得以提升的道理。

《易經》有云：「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」道與器看似對立，卻需要一個中介來貫通，這中介便是「技術」。「技」貼近器，「術」通向道，兩者相合，才能化腐朽為神奇。一個雕刻家手握鑿刀，知道順着木紋的走勢用力，這是「技」；他

明白為什麼要這樣走刀，懂得木料的肌理與光影的關係，這是「術」。缺了前者，空有構想，卻鑿不出想要的線條；缺了後者，只能是個盲目的匠人，重複着沒有靈魂的動作。

所謂「創造」，從來不是純粹的靈光乍現，而是意念經過技術的通道，落實為可見可觸的存在。一幅水墨畫，看似逸筆草草，其實紙張的滲墨性、毛筆的含水量、墨色濃淡的層次，無一不是技術的積累。一幢建築，從圖紙上的構思變成矗立大地的實體，其間有多少力學的計算、材料特性的掌握、施工工序的安排。就是我們日常所見的一個蛋糕，也需要對溫度、比例、打發程度的精準拿捏，否則想法再好，出爐後也可能是一場「災難」。意念是種子，技術是土壤，沒有土壤的種子，永遠只是種子。

今天我們身處人工智能的時代，許多人

開始懷疑技術還重不重要。既然AI能寫詩、能繪畫、能譜曲，甚至能編寫程式，人還需要辛辛苦苦學習那些基礎功夫嗎？這恐怕是最大的誤解。須知人工智能無論多強大，本質上還是一個工具，一個極其高明的「器」。《莊子》裏有個故事，說庖丁解牛，刀刃能在骨節間遊走自如，看似神乎其技，但他自己說：「臣之所好者道也，進乎技矣。」他不是憑空得道，而是經過十九年「所解數千牛」的積累，是從「技」的層面，一步步進到「術」、乃至「道」的境界。這說明了技藝的精進，本身就是一種悟道的過程，而這個過程，是機器無法替代的。

人工智能可以模仿風格，可以組合元素，但它沒有真正的創意思維。它不知為何要在這一筆加重墨色，不懂為何這根樑柱要偏斜三度才能營造某種空間感受。這些微妙

的判斷，源自創作者長年累月用眼觀察、用手實踐、用心體會的積澱，是手、眼、心在技術磨練中形成的默契。歐陽修筆下的賣油翁說得好：「無他，但手熟爾。」這個「手熟」，不是簡單的重複，而是人與技術合而為一的狀態，是一種難以程式化的默會知識。

回到「科技」與「藝術」這兩個詞。它們都指向一個核心——「技術」。「科技」不應是冰冷的算法堆砌，而應是充滿人文溫度的「技」與「術」的結合；「藝術」也不只是虛無飄渺的靈感，而是高度自覺的技術行動。未來的世界，科技與藝術的邊界會愈來愈模糊，但無論怎樣交匯，最終依然得回歸到本身，回歸到那雙熟練的手、那對敏銳的眼睛，以及那顆能夠無中生有的心靈。手握技術，心懷意念，才是創造的不二法門。